◎现场

建德喊江

□韩小蕙

新安江水电站　　俞子才

一

面对着这么一条粗壮的大江，若是在我们北方，恐怕早就有人喊上了：

“哎——你的水真壮啊！”

“喂——你的浪真帅呀！”

“喔——你太棒啦，大江！”

京城虽好，宫阙连艮，广厦栉比，可惜偏偏没有一条可以依恃的大江，就好比一个健美俊帅的小伙，却缺了一条壮实的臂膀。

在建德这里，新安江、寿昌江、兰江、富春江四江并流，每条大江都是这么粗壮、宽阔，汹涌奔腾，日夜不息。同时却又是安谧的，江水湜湜，浪花默默涌，春花秋月，莺飞草长，倏忽千年而过，四时岁月不惊。

水如此，江如此，皆因人如此。

浙江大地上最早的人类活动起源于“建德人”。至今日，“建德人”已经有10万岁了，沐风栉雨，累累历练，凝就了一副深沉隽永的从容。和其他南方人氏一样，把阳刚气深藏在粗壮的心河里，但用那阴柔美的行为方式沉静做事：不爱咋呼大词，摒弃急功近利，有的是穷经皓首，埋头苦干。

于是，眼见一条条江河涨起春潮，眼见一尾尾鱼虾跳进篓网，眼见一栋栋小楼站满村庄，眼见一辆辆小车开进家门……活色生香的，连年朝着富裕的道路上，跑，跑，跑！

都道江南富庶，自古而然，柳永早有《望海潮》，词曰：

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

重湖叠巘（yǎn）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。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”

我就疑惑了：人人都说江南好，可是冬天冷得屋子里结冰、手上生冻疮，夏天热得整日蒸桑拿，地块少、人口多，人均分不到一亩三分地，实在不是宜居之地呀！可是，为什么她就能代代年年永居富榜呢？就连残酷的战争都不能消灭她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大军南侵，烧杀抢掠，甚至把北宋的两位皇帝都绑走了，然而南宋小朝廷很快又休养生息，恢复元气，延续了153年。

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

或曰：“南方开化早，读书风气浓，人才辈出，且能发挥所长。”

——是的，你看南方出了多少状元，多少院士，多少文化名人。

或曰：“南方人聪明，脑子灵光，会审时度势，能抓住各种机会。”

——是的，你看南方人转型多快啊，浙江杭州马云、广东汕头马化腾、江苏南京董明珠、贵州镇宁（祖籍浙江浦江）任正非……

不过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，还不足以说服我。

那么今天，我来到浙江建德，能在这里找到更完美的答案吗？

二

青山翠翠，江水悠悠。无数只白鹭欢快地张开翅膀，在澄碧的江面上嬉戏追逐。

我把目光从它们那雪白的身影上移开，跟随着参观的队伍，缓缓前进。刚一进入巍峨宏伟的机房，就看到9台涡轮发电机组，像飞腾在新安江上的9匹水马，一字排开，扬鬃奋蹄，气势磅礴。

咦，怎么只有3匹在奔跑呢？

正疑惑间，半空飘来一大片白云，影影绰绰的，上面有一群人正聊得火热。他们就是当年奋战在这里建设新安江水电站的前辈们。

甲：“兄弟姐妹们，咱们水电站建成，今年正好60年啦。”

乙：“可不，当年咱们栽种的香樟树，都有一抱粗了。”

丙：“骄傲啊，新安江水电站，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、自行施工，多快好省建成的大型水电站。1959年4月9日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来视察，给咱们大家伙鼓劲儿，我还和他老人家握手了呢！”

甲：“当时周总理看完采砂船和筛分机后，对咱们沙石料的机械化生产，印象特别深刻，问得也格外仔细。因为那时中国太落后了，无论农业还是工业，施工和生产几乎全靠人工，铁锨呀，镐头呀，小推车呀，是咱们的常用工具。当周总理听说咱们用的那些机器都是国字号的，高兴得马上让身边的记者拍照呢。”

丙：“我还记得清清楚楚，为了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，搬走了29多万移民，从全国调来1万多人员投入建设，从1957年4月主体工程正式开工，到1960年4月22日投产发电，仅仅用了3年时间呀！这是全国的大喜事，咱们新安江水电站都上了人民币，还发行了一套4枚的邮票呢。”

丁：“哎哟，那我可记得太深刻了，那会儿哪有上下班的概念咯，我们施工队人人都是饿了才吃，困了才睡，睡醒了一摩挲眼睛，起身就去干活。现在我看到当时的照片，万千根脚手架，万千朵电焊火花，万千张四脖子汗流的脸，到了晚上再加上万千闪亮的灯盏……真还从心里往外激动呢！”

……

江河不废万古流。一条条宽阔粗壮的大河大江，是由一滴滴水珠、一朵朵涟漪相携相挈、汇聚而成，穿山越岭，奔腾不息……新安江乃富春江、钱塘江上游，时而浤浤，时而汩汩，时而蹀躞，时而飞腾，一股劲儿汇入长江，汇入东海，汇入年年代代，汇入明日复明日的永恒！

三

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以前熟读孟浩然的这首《宿建德江》，除了觉得诗美之外，没什么其他感觉。现在不同了，有了一种切身的亲切，就好像建德与我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，我成了她的一滴水珠，她也成了我的一段生命历程。

建德有三个名字。正名“建德”，是行政区域和地图上的名字，从公元225年置县，至今已有1793年的历史。别名一曰“严州”，记载着历史上的一段段更替。最早于唐代置严州府，以后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忽而名“严州府”，忽而名“建德府”，以至于今天在建德市下辖的梅城，仍有一座修葺一新的“严州府”城门楼。第二个别名叫“新安江”，这是1960年以后的新名字，因新安江水电站而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知晓。

建德也有三个样貌。“现实版”的建德，站在新安江水电站的肩头，操着由当年四面八方而来的建设者们的口音，继续着大干快走的长征。60年春种秋收，60年挥汗如雨，逐渐从一个70多户的山野小渔村，发展成7万多人口的水电城，更成长为今日45万人口的不夜城。“水中版”的建德，山清水秀，在静悄悄的黎明，镜子一样把现实版的建德映在水面上，似乎比真实的建德更生动，更美丽。还有一个“天上版”的建德，在迷离的江上白雾之间，在热烈的云蒸霞蔚之间，穿梭游弋，随心所欲，织就了《富春山居图》般的一幅幅山水画，是人人神往的仙境。

然而这座因水电站而矗立起来的城市，近年来由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，遭遇到大时代的变革难题。随着葛洲坝水电站、汉江丹江口水电站、沅江五强溪水电站、三峡水电站等一大批水电站的陆续建起，长江流域的电力产量大幅增长，供给着全国大半的用电量，这就是在非用电高峰时段，新安江只需驱动3匹水马的原因……

天苍苍，水茫茫，风吹浪低见脊梁。

横山铁合金厂的工人们，不躁、不叫、不等、不靠，拿出当年建设水电站的勇毅，在寿昌古镇搞起一个航空小镇，集飞机组装制造、维修、培训、航空旅游、餐饮及航空体育赛事为一体，目标是“要成为国内功能最为完善的通用机场”。农民们忙时回家饲鸡鸭、养鱼虾、植荷花、种菱角、开农家乐……闲时外出打工，总之是一年到头手脚不识闲。

四

告别建德的那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独自来到江边，想做一件事。

晨曦初现，不是北方那种彤云爆发式的炫丽，而是一朵硕大无朋的白牡丹，慢慢地绽放。像是与它相应和，江面上升起了大团白雾，雪一般，梦一般，仙境一般，与白牡丹的大花瓣相浸润、相勾连，皴染在一处，合而为一，缥缈荡漾。一忽儿，山隐去了，树隐去了，人隐去了。又一忽儿，婀娜绰约的白雾又张开仙臂，将碧绿的山、水灵的树和牡丹园里翩跹的人们，半推半送地捧了出来——啊，这便是传说中的建德美景“白沙奇雾”。

于是，我放纵自己，大声喊起来：

“噢——噢——，我——崇——拜——你！”

◎食话

丘陵午餐满坡香

□辛牧

上世纪70年代读小学的时候，村里正在开展一项大工程。村西有一条大沟，沟底是几道高低不平的丘陵。生产队要把丘陵推倒，沟壑填平，建成平整的良田。

当时，人们热情高涨，凡是拿得动锨镐的，都争先恐后去工地。不论男女，一出工就是一整天，中午饭全部在工地的山坡上吃。

我们这些上学孩子的午餐怎么办？工地负责人专门请示上级，是否每家留一个人在家忙家务，结果没有得到批准，“抓生产是第一位的”。于是，工地上热闹了，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围着草棚子跑来跑去，草棚子里的地铺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还不会走的婴儿。一听到哭声，就有妇女一边解着上衣一边跑向草棚子去喂奶。

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，早上去学校前，家长便在我们的书包里塞上煎饼。中午一放学，我们便撒开腿向工地跑去。

工地的一个小斜坡上，并排挖出两个简易的灶，上面各放了一口大铁锅，一口锅烧热水，一口锅炖菜。我们感兴趣的是那口炖菜的锅。铁锅下面燃烧着熊熊大火，掌厨师傅先在大铁锅里倒上半瓶子豆油，锅开始哧拉哧拉地响起来。旁边有妇女嘀咕：“一下子倒大半瓶子豆油，真心疼人啊！”掌厨师傅像是听到了，回过头来：“一次要炖十来棵大白菜，这点油还少哩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抓起一把葱花放进去，随后是一勺盐，工地上便弥漫起香味来。看着锅里的葱花变黄了，掌厨师傅便操起一把铁锨，一锨一锨地向锅里铲早已切好的大白菜。铲一阵子拌几下，铁锅已经满了，可旁边还有一大堆切好的白菜没有放进锅。掌厨师傅盖上锅盖，漫不经心地向灶里填柴禾。我正在纳闷，锅外还剩下这么多白菜呢。不一会儿，掌厨师傅揭开锅盖，热气香气迎面扑来，白菜只有半锅了，他操起铁锨继续向锅里铲白菜，直到白菜全部放完。他隔一会儿搅拌一次，舀起一勺汤尝一口，又挖起一点盐放进去。

随着香味越来越浓，大白菜炖好了。工地上的人有的端了碗，有的拿一个水缸子，排队等待着掌厨师傅分菜。工地负责供应炒菜和热水，主食全是从家里自带的。我们孩子夹杂其中，每人手上捧着一张煎饼，等着师傅将菜直接舀到煎饼上，然后卷起来吃。

一次，我站在了队伍后面，早早地把煎饼摊开，双手捧着等待。轮到我时，煎饼早已在寒风中干透了。掌厨师傅将一勺子菜倒在上面，我一卷，煎饼就断开了，一半的白菜掉到地上。我不敢再卷煎饼，只好歪着脑袋、弯着腰去吃，样子滑稽得很。

当时规定，只有家长到工地参加劳动的孩子才有资格到工地上分菜吃饭。于是，村民参加修田的积极性更高了。有几家曾以种种理由不到工地参加劳动的，这时也都出现在了工地上，为的就是能让自己的孩子有菜吃。工地上人越来越多，菜就显得少了。有一天炖萝卜，也是一大锅，到后来，却有十多个人没有分到菜，只好回家取咸菜吃。队长发话了：“男劳力抡一上午镐头，到中午吃饭连菜都分不到，这不中。”于是，大队改了规定：只有夫妻双双都在工地上劳动的人家，孩子才能到工地享受午餐菜。

那天中午放学，我和同学像往常一样飞快地跑去工地，拿着煎饼等待分菜。轮到我时，掌厨师傅看了看我，没有将菜分给我，而是把我拨到了一边，“没有你的”。过一会儿又有两个孩子也和我一样被拨到了一边。原来，我家只有母亲在工地干活，父亲在村里小学当老师。另两个孩子，有一个是爹住院了，还有一个没有爹。我母亲一听急了，跑过来先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我，然后去和队长理论：“他爹在学校教书，不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吗？要不，让他别再教书了，也来工地算了。”一个邻居也替我抱不平：“人家当老师也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，为什么吃菜没人家孩子的份？咱们谁家的孩子不是人家教的。”队长也觉得这事欠妥，赶紧解释说：“当时没交待清楚，你家孩子以后还可以来吃菜。”又叫过掌厨师傅特别交待：“他这个相当于父母都在工地干活。”我终于又能享受中午在工地吃菜的待遇。

第二天中午，掌厨师傅向我的煎饼上倒菜时，我分明看到有一块炼过油的肉渣儿，红褐色中带着几丝深黄。我心里一阵感激，原来这次不是用豆油炒的菜，而是用的肥肉。他将这块肥肉渣给了我，大概是为昨天的事对我有所补偿吧。毕竟，他家孩子也是我父亲教的呢。

那段时间，我们都盼望着中午快些放学。一放学，就迎着炖菜的清香，向工地奔去，咀嚼那段醇厚的岁月。

一弦一柱思华年

□李　彦（加拿大）

去国离乡30余载，忘不了的，仍是对祖国的思念。

暑热蒸腾中，我又回来了，参加文化部举办的“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”。来自35个国度的40位专家齐聚京城。几天下来，众人操着或娴熟流畅、或艰涩朴拙的汉语，各抒己见。无法沟通时，便转为英语。但那样做时，眼角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惭愧。我暗自发笑：战友们，考验大家的时刻到来啦！

在主办者安排下，我与一位荷兰汉学家同两位中国文坛新星对谈。

女作家盛可以，8年前曾见过。沉静婉约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如今她变了，眉宇间多了些东西，也失去了些什么。

男作家阿乙，衣着与神态皆和他的名字一样朴实无华。他用阁楼上的一盒神秘白骨，引出了由户口问题引发的一桩悬案。社会变迁中五花八门的案件，为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。“我是中国的福尔摩斯”，这位前警察冷静自豪地说。

主持人朝我抛来问题：当下社会中的问题和弊端，能否在文学中展现呢？

我颔首赞同。摸着石头过河，引进西方价值观和经济制度，给中国社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利与弊？我们得到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？难道不应当在文学中如实呈现，发人深思吗？

不过，如何呈现现实，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曾因翻译了《孙子兵法》而获奖的伊朗汉学家胡赛尼发言说，中国文学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，译作的选择和推介，也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之争。他提到了前几年获得奥斯卡奖的一部伊朗电影，尖锐地点明，那部艺术上平庸、乏善可陈的作品之所以获奖，不过是通过一对夫妻的离婚夸大了伊朗社会的弊端，因此符合西方阵营妖魔化伊朗的企图罢了。

除了他，还有不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译者以及欧洲的一些汉学家与我投契。

西班牙的马诺，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的朋友。我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观点，然而，听完他惶恐的解释后，我笑了。“尽管阁下翻译过众多的中文作品，但汉语仍未达炉火纯青之境界，才会造成表达上的误解啊！”我说。

接下来两天，我们的谈话越来越融洽，由西班牙和中国共同认可的英雄人物白求恩，到天主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共性，话题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。

印度来的黎明，也是一位出色的青年汉学家。当他回答不了我关于柯棣华医生身世背景的一些问题时，第二天特意把他的导师、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教授带到我身旁，一五一十地解答了我的疑问。我由衷地敬佩这师徒二人的博学与严谨。难怪呢，他们曾多次受教于季羡林先生，致力于翻译经典学术著作，自觉承担着中印两国的友好使者角色。

此外，还有那个自豪地宣称拥有1/4中国血统的俄罗斯女学者、那个在皇城根出生的保加利亚“官二代”汉学家、那个毕业于四川大学的美国小伙子、那个嫁给北京人并操一口流利京腔插科打诨的西西里教授……他们真挚友好的情感，源于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在儿童文学作家的论坛上，我感到格外轻松。老作家李迪是个讲故事高手，抑扬顿挫，手舞足蹈，把沙漠小狗的精彩传奇娓娓道来，感动了全场观众。接下来的几位，也有不落俗套的呈现。

这里保存了一块干净的土地，没有浸染成人世界的复杂和龌龊。也许，这里留下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值得推开的一扇门窗。

不是吗？君不见短短数年间，日本的动漫作品已如春雨潜入夜、润物细无声，成功进入了千家万户，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。

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文化语言研究系今年新开设了一门“日本漫画赏析介绍”选修课，学生很快爆满。我们已开创多年的“中国文学概述”课程，却没有这么红火。

好奇地询问保加利亚的艾力山教授，结果他告诉我，选修日语课程的保加利亚人，也远比选修中文课程的人数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人们喜爱日本文化。

好吧，疑问又端到了日本汉学家阿部亘的面前。这个少言寡语、文质彬彬、娶了山东女子为妻的年轻人一板一眼地说，这些年来，日本的动漫作品不仅为少年儿童所喜爱，成年人也同样喜闻乐见。它们改编自日本的神话传说、童话故事，弘扬了日本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情操，备受读者欣赏，自然不奇怪。显然，那不是花哨的语言和玩弄技巧所能产生的效果。

月色中，带着难言的惆怅，随队伍步入了朝阳门内一条小巷。四合院里遮蔽了灯火的，可是古都残留的枣树？

法国汉学家安东篱在古筝伴奏下，朗诵了一首情感充沛的法文长诗。

俄罗斯翻译家领头唱起了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我加入了来自前苏联国家的多人合唱中，用不同的语言。

这交织着不同语言的文学之夜，在头戴深红色礼帽、身披乳白色长袍的摩洛哥音乐家们弹奏的悠扬乐曲声中，缓缓地落下了帷幕。